書名	魏書 (第拾陸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肆拾壹至肆拾叁 (總卷魏書伍拾叁至伍拾伍)
葉數	柒拾陸葉又半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壹分弱 廣壹尺壹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閒標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或魏書傳幾或魏列傳幾或魏書列傳幾(間無魚尾有黑橫線)下標葉數(間有第弍魚尾第弍黑橫線)下口有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有缺葉爛版 糢糊字用墨筆描
覆查加注	

檢查者譚新嘉
覆查者李文琦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拾柒日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二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曹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嘗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遣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

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
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
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
南將軍荆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
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
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
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禄大夫
賜爵南昌平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

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
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
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
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國率土之濱莫
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
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絶橋暢曰二
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万人
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
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今行禁止主

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
中復何以十万誇大我亦有良馬百万復可以
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
誇君當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
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五
猶所未論我本闕人不闕馬足且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
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絶橋之意義
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

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貝思忩者嘗至京師
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
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曰緣共
矩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
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
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
裙一具駿奉酒二罌甘蔗一束挺孝伯曰又有詔太

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悵若欲遣信者當為
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
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
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
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餔二王何
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餔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

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盡至有禮主人宜
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
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耳
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
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漳水我使拏而
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
何一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
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
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
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
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
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
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
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
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
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

燭十梃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
著屩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
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万
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
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
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
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
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
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相爲其所破比有信
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
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
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
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
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
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
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荅如流暢及左右甚相
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
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
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
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後秀世祖曰朕

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愼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

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刼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
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
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
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
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
宣城公先臣孝伯寘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
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
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
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
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
捷亦有勳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
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纂運
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
志長奪增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
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
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
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

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
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
運籌幃帟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
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
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
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
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
範万古且劉氏僞書飜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
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錫
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
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
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精重起一
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
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
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
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
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万
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
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
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
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
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
一高宗見其高小許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
次第即以[illegible]高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
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
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
遷主客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
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
安世爲無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
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
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
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
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
物合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
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比方金玉大賤當是山
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
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賣故無川無金無山
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
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
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
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
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
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
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
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
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
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

鄉老所惑郡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
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
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
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
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
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
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
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
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
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
制起於此矣出為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
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
民者為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飜陽平路恃
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
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擽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
拒戰大破擽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
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

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
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
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禮
遺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
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其反正主簿于時民多
絕貴而為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
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
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
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
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
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
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
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

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詆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二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寅寅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寅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寅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

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俶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必品差
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
長則課有常進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
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
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
賜月至數千万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
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

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
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
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
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
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糺佐贓罪
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其銜之至沖
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
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
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

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
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
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
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
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
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
不名之文明太后巖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
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
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

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堦昭德於上代

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万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

己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粮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示可知
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
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
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
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仲又進曰今
乘千里馬音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
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
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斬
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陵
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
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
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
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
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鑒即當
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
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
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聞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
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
前陛下行之於後故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
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
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
羣臣咸唱万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
示爲大舉因以憯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
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

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
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
郛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
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
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
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爲鎮南將軍
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
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
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
南鄭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
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
運粮擐甲迮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
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
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
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粮古人有言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
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
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
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
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粮
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
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

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
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
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
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
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
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
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沖舟
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
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
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户而鬬此乃
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万人以下六十日
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
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
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廢沖
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

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
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
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
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
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
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
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
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
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
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
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
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
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
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朕意之所慮乃
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
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
二十万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

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
不入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讌
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篡歷三才光昭七
祖斯乃億兆感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讌
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
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
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
咸幸但臣前泰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

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
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
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
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
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
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
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忌旦理文簿兼營匠制
元案盈積剖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

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万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鬚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虔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虔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虔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牀沖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沖時震恐數數責虔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已沖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拒腕叫詈稱李虔小人醫酒藥所不能療或謂宜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

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万布五百匹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邱嶺旋鑾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啓知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揔釐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

閱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閒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
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
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祥
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
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
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
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
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
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

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illegible]諸目
錄同異以備傳疑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
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
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
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那氏雅勸允娶于
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
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
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
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
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合後慰
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
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劍中祖雅少有合
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
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
好學博綜經史文才雋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眞君九年
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
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
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
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
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
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
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
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
致治用能憲章万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
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
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
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
之酋東引肅愼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
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
高潔鑄岑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天
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業之希事載見於

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
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昌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
制五帝垂枯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
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
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
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
王德侔往聖移風薰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
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苦慳遺此崇高挹彼冲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
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
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
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
順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
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弈弈沖訓既
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
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
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

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言甫作
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
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
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
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
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
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
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以愚劣
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

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
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
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
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
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
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
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

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兀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闚覦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

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
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
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
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
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禄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
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
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閻議高祖又引
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
一體朕每崇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
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致佞人便進寤寐
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眞
僞以釋朕懷尚書僕射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
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禄之三
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閻曰竊謂表盜徹慎夫
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
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
行時或互有恒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
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

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問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瞭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瞭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問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問

對閒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揣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

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粮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師二万人合六万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万人專習弓射二万人專習戈楯二万人專習騎矟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

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万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二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還築相兼計十万人一月必就運粮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二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敵以逸待勞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方雖

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臨見表具卿安
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
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
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
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
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
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
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
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
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
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
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
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
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於時
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
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
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
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

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

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惟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万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万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

又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關又爲政之道
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
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
事使至教必行且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
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
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曰何先何後閻對曰
臣聞刑制文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戮
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

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
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爲事閻
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
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
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
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
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

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為政子夏為
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
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
問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飢饉之
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
引咎之德虛災致懼詢及鄉士令各上書極陳
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
天啓聖姿利見篡極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
太后以敦哲賢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

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
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崇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
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
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麾之勤劇班俸
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
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
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
荅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臨實在下休咎之

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脩行終能弭息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

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

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
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
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
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
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
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
罷非急之作放無罪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
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
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

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
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
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
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
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畧有十損必
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
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眞度等四道南伐
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
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

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粮運難可充又欲脩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舩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

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汜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為敵擒倘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衛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旁角城苦最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名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奮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間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

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尒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縣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實

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万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荊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

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
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効詔
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
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
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
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
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爲太常卿頻
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
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
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
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
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
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
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
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
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
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籯金漢世
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

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
北邙上祖三閭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
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賵帛四百匹四年三月
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閭好爲文章
軍國書檄詔命碑頌錦瑟百有餘篇集爲三十
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
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
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
之美每優禮之然參見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
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
授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
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
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
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

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頤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荊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
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
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辨可出
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
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
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
迂德匡賛於朕然高尚悠邈便尒言歸君臣之
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
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
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
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
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
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
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
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
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
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
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

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
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帷帳被褥車駕
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見游五更光素蓬鬢言歸
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
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
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遣
書訪之舊珍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
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
十万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
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為高
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
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
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為內祕書侍御中散司
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
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
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

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養乃出爲
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
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
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
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黄門侍
郎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内大使
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
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
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

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憚憚以肇名舉己同
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
之世宗嘉其剛梗盡禮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
山最介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
急於賊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
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
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
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
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又捍危斃宜速審

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
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
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
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
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
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
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
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
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

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
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
飢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
戈之役軍粮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
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
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
擾動脫尒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
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
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
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
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
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眞僞難分或有
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
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
愼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
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
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君僕
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
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
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
之及領軍元乂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
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
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
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賵帛
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文貞公肇
外寬柔內剛直貌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
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皆珪論詩賦
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善撰儒碁
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俸祿而已肇有所隆恕肇執而不從
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曰陛下自能如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
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
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丰安縣開國侯邑八百
戶肇獨曰子龍襲父位今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
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
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
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
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
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
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文
子皓字寶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詡慕義隆征虜將軍書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克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立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避寓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憤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

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慼
慼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
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縑歲中能入百餘
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
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
亡芳因緣開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
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頤使劉纘至芳之
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
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産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
詔芳與産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
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
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
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
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
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
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
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

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
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
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
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
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
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
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
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出造二字石經於

大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
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
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
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
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
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
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
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
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

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
陽王禧攻南陽蕭蠻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
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
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
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袞冕
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
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
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
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爲先誠復政
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方端資始衆務稟法故
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
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
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
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對太
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
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

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
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
謂今既徙縣嵩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
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
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
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
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
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六學在國
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發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
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
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
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
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
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
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
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

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
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
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
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
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
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
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
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
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
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
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
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
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
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
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
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
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

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
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那禮也周禮近
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
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
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
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
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
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
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
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非黃帝之位
分并南郊之季故云非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
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
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
云西郊九里郊金帝少皞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
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
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

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
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愼云北郊六里
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
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
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
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
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
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
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
如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
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
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
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
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
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
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

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
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
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
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
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
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
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
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於之禱請竊
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
酌以意若遂尒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
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
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
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
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
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
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
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
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

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
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
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宗事綜
既又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
詰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
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荅而不會問意卒無
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
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
儀注曰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
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
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
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
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
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
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
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

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也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異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

松也世宗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
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
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難其
謙慎更勅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
女高祖乃爲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
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
所注周官儀禮音子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
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
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

卷徐州人地録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
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
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
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
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
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
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
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

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懌弟廞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訓荅論難未能精盡而風彩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廞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

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隲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廞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閤粹少尚氣俠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兗張豹子等率衆一万送粮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

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眞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列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淮北數年而死

纘子脈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万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翐於京師數年後以翐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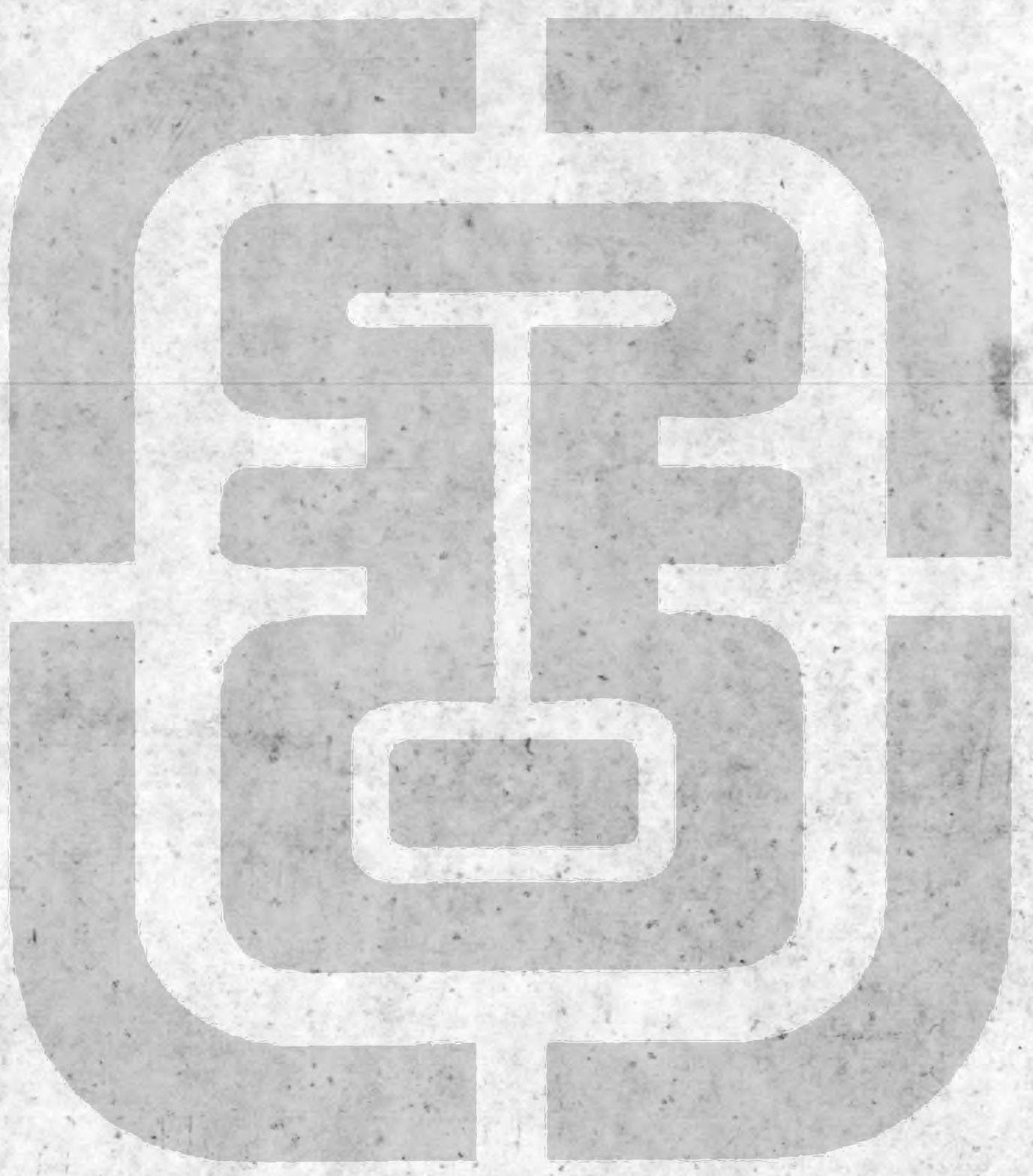
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
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
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
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
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
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
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
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
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
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
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
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
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
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
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
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自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

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
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筠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
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
疏薦之拜祕書郎筠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
十八無子兄子鉅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
起家拜蘭陵太守始以清白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
太守被圍粮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
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
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
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

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
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
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
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
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
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
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尒朱世隆等威權
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
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
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
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
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
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

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
襄貴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官者世
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敘稍遷伏波將軍
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榮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
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
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
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
子孫因此遂家彭沛

年亢節臣樸之曰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
劉芳矯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治識爲山儒宗
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
重於世不虛然矣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